

丹陽真人語錄

經名：丹陽真人語錄。金馬釭述、王頭中集。一卷。底本出處：《正統道藏》太玄部。

丹陽真人語錄

靈隱子王頤中集

大定癸卯三月間，始拜師於牟平范明叔庵之南。師曰：汝從何而來，僕對曰：來自東武，仰師之德，不以貨財為富，恬然自得，坐進斯道，乃聞其風而悅之，願侍巾屨，伏聽一言。師乃欣然曰：傷年少有學道之心，不可得也。良久曰：饑則喫飯去，飯罷則打睡去。

一日，師見僕拱手而立，方呵曰：道人只要豁暢，不可存體面，庵不是癡字，你又不是官長。若卻講俗禮，則交接去處。古人云：三山有倡人情淡，四海無家道義探，不徒設也。

師每垂語曰：學道者必在自悟，不悟者昏蒙所致故也。欲發昏蒙，先滌其心，在乎澄湛明了而已。功到而成，不必叩請於他人。是工拙坦然明白矣。

師在東牟道上行，僧道往來者，識與不識必先致拜。從者疑而問之曰：彼此俱昧平生，何用拜之？師曰：道以柔弱謙下為本。況三教同門異戶耳。孔子言，雖執鞭之士，吾亦為之。未聞一拜之為一過。

師言：祖師素攻文章，了道之後尤為敏給，至於藏頭拆字，隱語聯珠，略不構思。常和人詩，有押節字者，眾皆和畢，唯祖師最後和，一召二百六十金骨節。眾皆歎服，以為神仙語。如今誰能繼得，除是潘溪公頗似步驟。

師言：祖師嘗到登州時，頂笠懸鶉，執一節、攜一鐵觀，狀貌奇古，乞於市肆，登州人皆不識。夜歸觀，書一絕於壁：一別終南水竹村，家無兄女亦無孫。數千里外尋知友，引入長生不死門。明旦拂衣東邁。後數日，郡守紇石烈邈詣觀，觀其題詩，欽歎不已。乃依韻和曰：迴首三年別故村，都忘庭竹長兒孫。他時拂袖尋君去，應許安閑一叩門。

師言：薄滋味所以養氣，去慎怒所以養性，處污辱低下所以養德守一，清淨恬澹所以養道。名不著於簿籍，心不繫於勢利，此所以脫人之殼，與天為徒也。

師曰：酒為亂性之漿，肉是斷命之物，直須不喫為上。酒肉犯之猶可恕，若犯於色，則罪不容於誅矣。何故？蓋色者，甚於狼虎，敗人美行，損人善事，亡精滅神，至於隕軀。故為道人之大孽也。

師曰：昇平快活莫過於閑，道人若住庵稍倦，結一兩人作伴，掛搭腋袋，拖條拄杖，且歌且遊，撞著好山好水，且為盤桓，不可貪程途。

師謂僕曰：學道人要有終始，不可半道而廢，與他人作笑端。況傷是讀書

兒，豈不知凡人立身，須著一般事業。況為道者，正是男子立身大事。

師常書大字一聯，與道友曰：速把人我山放倒，急將龍虎穴衝開。僕因問曰：人我山始知，龍虎穴敢問其方？師笑曰：天機未敢輕分付，細細看賢悟不悟。

師一日呼僕，良久而赴。問：那裏去來？僕對曰：午窗睡方足，神情湛然，床頭有《莊子》書一冊，因拈而讀之。’所以不在此也。師曰：夫道要心契，若復以文字繫縛，何日是了期。所以道，悟徹南華迷更迷。

師在華亭曰：道者何物也，祖黑便是根源，豈不知鼻中出者也。豈不聞廣成子曰：丹竈河車休屹屹，鶴胎龜息自綿綿。

師語眾曰：學道專一，則人人可以為仙，不同世俗之進取有黜落也。儒則博而寡要，道則簡而易行。但清淨無為，最上乘法也。

師居環堵中，但設几榻、筆硯、羊皮而已，曠然無餘物。早晨則一碗，粥，午間一鉢緇，過此已往，眾茹不經口。一日召僕入，命坐良久，僕問曰：吾師之道有作為否？師曰：無也。雖歌詞中每詠龍虎嬰姥，皆寄言爾。是以要道之妙，不過養黑。人但汨沒利名，往往消耗其黑。學道者無他，務在養氣而已。夫心液下降，腎氣上昇，至于脾，元炁氤氳不散，則丹聚矣。若肝與肺，往來之路也，習靜至久，當自知之。苟不養黑，雖挾泰山超北海，非道也。此言未化前十日所說也。

僕與曹、劉二三伴，在環堵外立，〔師〕忽出曰：夫道，但清淨無為，逍遙自在，不染不著。此十二字，若能咬嚼得破，便做箇徹底道人。但信老人言，行之自當有益，必不恨你諸年少。

師在黃縣西郊馬從仁庵內，唱曰：縱日消萬兩黃金，正好羸衣淡飯。言去歲過外關，聞人誦此語，喜其有理，故記之，不知何人作。有馬元之曰：此語是順長老《葦江集》中語也。

師言：奇哉是言也。

師言：家風誰是祖，鍾呂自親傳。頌曰：一點靈光晃太虛，丹青妙手莫能模，休將明月閑相比，有闕因緣怎類吾。此語稍露鋒芒矣。

師曰：黑之難御，迅若適馬，唯靜者為易。必去其外慕，雖觀紛華之在眼前，正如探山窮谷中，方是道人心腸。儻不到無心地面，莫能制御。是知道者，貴於無心也。

師又云：心定則情忘，體虛則黑運，心死則神活，陽盛則陰消。自然之理，昧者不知，但以為子孫計，返以學道者為無益，何不思之甚也。

師曰：予年四十餘，方遇師入道，所以鬢皤然。腹中別有一鉗髮者，何由致之？向往關中十餘年，所養神黑耳。譬如空谷中有呼之者，隨呼而應之，豈

別物哉，但其中沖虛故也。吾友不信，誠靜處養之，當自知之。

師言：海蟾公本燕國相，一日一悟道，乃絕家累。其詩有：拋離火宅三千口，屏棄門兵百萬家之語。後但乞食自資，逢場作戲，至與娼妓家擔酒攜梳，不以為恥。後來一等學道者，言我從富貴中來，你比他海蟾公不著。

師曰：清靜之道，人能辨之，則盡善盡美矣。故經云：人能常清淨，天地悉皆歸。言天地者，非外指覆載之天地也，蓋指身中之天地也。人之膈已上為天，膈已下為地。若天氣降，地脈通，上下沖和，精氣自固矣。此小任仙所說也。

師曰：守炁妙在乎全精，尤當防於睡眠。方欲寢時，令正念現前，萬慮悉泯，斂身側外，鼻息綿綿，魂不內蕩，神不外遊，如是則黑精自定矣。師曰：儒家云以德報德，以直報怨。昔真人云以信結友，以恩復讎。可謂至矣。

師在萊州時，有姜禧者，攜《呂公傳》呈師。師讀到世人惟務名之與利，不知身之有神，逐物不返，喪盡天真，其誰咎矣。師乃掩卷謂禧曰：此語實中理矣。然世無悟者，何道之難行也。

有韓洵，字清甫。慕陶淵明、邵堯夫為人，號安樂園公。師自關右還東牟，道過濟南，邀師到園中，供以素飯。既畢，洵叩首於師曰：洵自幼歲慕道，今已垂白，幸遇我師，願垂一語，以燭愚蒙。師答曰：夫道以無心為體，忘言為用，以柔弱為本，以清淨為基。若施於人，必節飲食，絕思慮，靜坐以調息，安寢以養黑。心不馳則性定，形不勞則精全，神不擾則丹結。然後滅情於虛，寧神於極。可謂不出戶庭，而妙道得矣。韓謝曰：大道鴻濛，無所扣詰，今聞妙論，得其門而入矣。

曹、萊二公本儒生也，曉儒學道，多年莫逆。常從容而問曰：師在關右時，如何辦道？曹萊答曰：師父冬夏披一布懶衣，食粗取足，隆冬雪寒，庵中無火，兼時用玲水。其神黑和暢，殊無寒意。如此十年，非腹中有道黑，則不能枝梧矣。

師曰：凡事必當有備，則無患。故為道者，於少壯之時防其情欲，早為之備，則神仙可冀。若素髮垂領，志氣衰憊，始欲學道，譬若大寒而後索衣裘，不亦晚乎。

師曰：三十六道引，二十四還丹，此乃入道之漸門，不可便為。大道若窮於爐竈，取象於龜蛇，乃無事生事，於性上添偽也。此皆俟人之甚矣。故道家留丹經子書，千經萬論，可一言以蔽之曰清淨。

師曰：清淨者，清為清其心源，淨為淨其黑海。心源清則外物不能撓，故情定而神明生焉。黑海淨則邪欲不能干，故精全而腹實矣。是以澄心如澄水，養黑如養兒，黑秀則神靈，神靈則黑變，乃清淨所致也。若行有心有為之功

，則有盡之術法也。若行無心無為之理，乃無盡之清虛也。

師曰：無為者，不思不慮也。愛欲慎怒，積畜利害，其間雖有為而常無為，雖涉事而常無事。何況專一清心，諍意養氣，全神飄遊於逍遙之地，入於無何有之鄉。

師曰：劉高尚居環堵四十年，別無他事，但虛其心，實其腹，去其華，忘其名，棄其利，清其神，全其氣，丹自結，仙自成。乃有讚之曰：塞其兌，閉其門，昔誦此語，今見斯人，可謂簡且當矣。

師曰：無心者，非同貓狗蠢然無心也，務存心於清淨之域，而無邪心也。故俗人無清淨之心，道人無塵垢之心，非所謂俱無心，而與木石貓狗一般也。

師曰：不生滅，見如來，悟了之時，免卻再投胎。丘君曰：此乃出陰神，若到天庭，忽有雙華飛，方出陽神。此乃初地也。

師曰：大道人情遠，無為妙本基。世間無愛物，煩惱不相隨。

師曰：修行人功行未滿，大限到來，聖賢不教死。若不做修行，人大限到來，免他不得。

師曰：一念勿絕一世休。龔道昇問曰：湛然常寂時如何？師答曰：將來和湛然，都不用。

于清風問曰：修行數年，道眼不明，心地不靈，何也？師曰：別無他事，行道不精爾。

師曰：一切男女從無始已來為有，種種恩愛貪欲，不出輪迴世界。一切胎卵濕化，種種性相，皆因愛欲而生性命。性因愛而生，命因欲而有，皆因愛欲而起逆順，生嫉妬，從此輪迴，綿綿不斷。法言欲諍其土，當淨其心。若心清淨，輪迴自息。

師性嗜撥粥，午間則啖一鉢，畢與人談道，訓誘後進不倦。師蓋性慈善君子也。在萊陽時作長短句，有一餐鉢粥罷，須辦十分功之句，學者省此。徒飲食端坐，不以道為事者，其譴累故可知也。

師言：學道者，不須廣看經書，亂人心思，妨人道業。若河上公注《道德經》，金陵子注《陰符經》，二者時看亦不妨。亦不如一切不讀，費盧都地養氣，最為上策。

師言：學道人行住坐臥，不得少頃心不在道。行則措足於坦途，住則凝情於太虛，坐則勻鼻端之息，睡則抱臍下之珠。久而調息，無有間斷，而終日如愚，方是端的功夫，非干造作行持也。

師曰：凡初學道，截自今日已往俗事，不得掛心。若有纖毫未除，則道不固。既往事不思，未來事不念，且遮目前為見在，便是無事人。

師又言：道人不厭貧，貧乃養生之本。饑則餐一鉢粥，睡來鋪一束草，緼

縊縷縷以度朝夕，正是道人活計。故知清淨一事，豪貴人不能得。

師過青社，有邀師齋者，在坐有納僧數人，其中有一僧騁其博辯，以言詰難，紛紜不止。師徐言答曰：倘除一身外，餘事皆不知。其僧赧然失色，不能措辭。

師曰：凡作道人，須是剛腸男子，切莫狐疑不決。但念性命事大，力行不退，期於必成。若兒女情多，煙霞志少，非所謂學道者也。

師曰：身中之黑不可散，心中之神不可昧，或問曰：何由得氣不散？

師曰：身無為。又曰：何由得神不昧？師曰：心無事。又曰：身心如是，可住庵否？師曰：既處置得下，便好休歇去。

師曰：道人心性，塵俗之事，切莫隨逐。若拖條華杖，嘲風詠月，陶冷情性，有何不可。至於巡門求乞，推來搶去，恰是道人日用家風也。

師言：你每初入關時，乞得一頓飯，便喫一頓。今則你每功行少，也揀好處住，揀好食喫，將來成道則休不了，卻索還債去。

師曰：我初到關中乞化，到一酒肆，有一醉者，毀罵之問，後被他贈一拳，便走，拽住又打一拳，只得忍受。汝曹曾遭此魔障否？弟子答曰：無。師父云：好好遇著，勿諍。

師言：祖師道不得著好衣，不得喫好飯，唱歌打令，只要心頭物物不著。

師言：我嘗在俗中時，秤肉蚪酒，今已戒之十數年矣。若食酒肉，亦做神仙，只是較運了些。若心不懷道，又嗜酒貪羶，徒羨口腹，罪報難逃，終為下鬼之類也。

師言：祖師引四人，謂丘、劉、譚、馬也。看任風子於好德。祖師云：倘聞之，塞破耳，及乎見了，尚握著珍寶，不敢放動。劉師叔亦嘗言之。

師言：嘗在環裏思閑話，論及新瓜。道眾聞之，明日造瓜包子，入環食了三枚，罰了三日不得喫飯。

師言：祖師嘗使弟子去寧海，化些小錢米，我要使用。弟子道：別箇弟兄去後如何，弟子有願不還鄉里。祖師怒打，到平坦而止，打之無數。吾有退心，謝他丘師兄勸住，迄今不敢相忘。

師言：在鄉時，祖師令弟子入萊州乞化。到數日，意猶遲疑，夜夢師曰：來日長伸著手，做條好漢，上街展手。初妄心障退，故師發此言也。

師曰：回鄉中，初上街，祖師合總一頭小角兒，面上以胭粉搽之。私心云：不怕撞著兒女相識，只怕撞著親家。每思到范明叔宅，欲少歇，見太親先在宅中，自云這迴休羞麼。

弟子問：《許真君上升傳》云：後一千二百四十年間，當有八百人登仙，如何？師曰：祖師曾言教萬人俚，王子仙又說來。

師曰：張問子有一句甚好，每道話往來，但要照顧潤身之寶。師自笑：他開鋪席說話，卻是勸別人。

師曰：百不歌，十勸非，倘自出，亦是祖師曾說過之話，因而成之

師言：大抵人多是自誇，俱能已勝，往往不肯恭順於人。

師言：路上拾得驢契，祖師直打到曉，頭面上拳打，有甚數目也。

師言人尚不信，倘于清風日是，他有信者，師微哂之。驀大成云：師父如此行止，尚人信。清風曰：一箇信者一仙人，緣此不信。

師曰：深藏白雪非為恪，廣積黃芽不屬貪。言畢笑曰：如何好麼。又曰：夢裏鑄成無影劍，法中去了有情心。又曰：瑤池殿下青鸞舞，闕苑官中白鶴飛。

師還海上，人家皆嚴持齋戒，投依五會，乃祖師所立。師童聞馬師在登郡時，會眾百餘人，白師曰：弟子等各各沐浴靜居，及戒斷葷酒，已七日矣。願隨清會祈福，以消來業。師曰：善，公等清淨七日，尚言有福。馬風門人，箇箇終身清淨，絕嗜欲，斷葷酒，福且多矣。會眾皆禮拜，嘆曰：清淨之教，實不可思議。自是三州之人，比屋受教，漸及十方，聞風信嚮，大教重興，自師而始。

師問眾門人曰：一日幾箇時辰？門人對曰：一日六箇時辰。師曰：晝夜總幾箇時辰？門人曰：晝夜總十二箇時辰。師曰：晝夜十二箇時中，天道運行，斡旋造化，還有頃刻停息否？門人對曰：無停息。師曰：凡學道之人，切須法天之道，斡旋己身中造化。十二時中，常清常淨，不起纖毫塵念，則方是修行，日就月將，無有間斷，次做神仙。苟或虧功失行，怎得了達。我觀汝輩，十二時中不曾有一箇時辰專心在道，受了十方施主供養，如何還得？一朝合眼，復入輪迴，何時出期？我今叮嚀說與汝等，但自澄心遣欲，萬緣不染，神黑沖和，便是道也。依此修行，不得到錯了。若因循息墮，行持不到，非吾罪也。豈不念汝等七祖，生前造諸惡業，冥中受諸罪苦，望子孫成道，救拔得生天。各宜以此為念，發堅固心，抱道而死。此吾所願也，珍重。門人聞是慈音，皆懼然自得，競加勉勵焉。

師謂眾曰：道無形名，是神黑之祖也。元黑降化，神明自生，鍊神合道，乃是修真。其餘名相紛紜，難為憑準。我念為汝舉其大綱。夫修此之要，不離神黑。神黑是性命，性命是龍虎，龍虎是鉛汞，鉛汞是水火，水火是嬰妮，嬰妮是真陰真陽，真陰真陽即是神黑。種種名相，皆不可著，止是神黑二字而已。欲要養黑全神，須當屏盡萬緣，表裏清淨，久久精專，神凝黑沖。三年不漏，下丹結；六年不漏，中丹結；九年不漏，上丹結。是名三丹圓備，九轉功成，骨髓凝化，血脈成真，內完外溢，光影徹明，寂然不動，應感無窮。千

變萬化，坐在立亡，三萬六千神靈，踴躍遊行天下，三界司迎。八難之中，千凶萬毒莫能消亡。至於大劫變化，洪災四衝，神滿太虛，亦無所礙。故天有時而崩，地有時而陷，山有時而摧，海有時而竭，凡有相者，終劫於壞。惟學道者，到神與道合處，則永劫無壞，兼功及九祖昇上清矣。

丹陽真人語錄竟